

Der Trafikant

读报纸的人

[奥地利] 罗伯特·谢塔勒 (Robert Seethaler) 著
陈佳 译



Wer kann die Wahrheit erkennen,
wenn das Leben eine Zeitung ist?

如果人生是一张报纸，
谁能读懂真相？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Der Trafikant 读报纸的人

[奥地利] 罗伯特·谢塔勒 (Robert Seethaler) 著
陈佳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报纸的人/(奥)罗伯特·谢塔勒著;陈佳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3

书名原文:Der Trafikant

ISBN 978-7-201-11257-2

I. ①读… II. ①罗…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7065号

Copyright © 2012 by Kein & Aber AG Zurich - Berlin.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2-2016-290号

读报纸的人

DU BAOZHI DE REN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hs.com>
电子邮箱 tjrmchs@126.com

责任编辑 陈 烨
策划编辑 刘 吉
装帧设计 韩庆熙

制版印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20千字
版次印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有时必须要离开，
有时必须要留下，
这就是生活。

1937年夏末的某个周日，一场异常猛烈的暴风雨从萨尔兹卡默古特穿梭而过。这场暴风雨，给弗兰茨·胡赫尔滴答流淌的平静生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当远处第一声雷鸣隆隆响起，弗兰茨跑进了一座小渔房，他和母亲就住在这里。

这里是阿特湖畔一个叫努斯多夫的小村庄。

他深深钻入被窝，在羽绒被温暖的庇护中听着外面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啸声。

暴风雨从四面八方摇撼着这间小屋。

房梁呻吟着，外面的百叶窗“砰砰”地被敲打着，屋顶上长满青苔的木瓦在狂风中颤动着。阵阵暴风裹着雨水噼里啪啦吹洒在窗户上，窗前几株已被折断的天竺葵淹没在花盆里。

在旧衣服箱子靠着墙面上，挂着一尊铁制耶稣，摇摇欲坠，似乎任何一秒钟都有可能挣脱钉住它的钉子，从十字架上跳下来。

从不远处传来渔船撞击湖岸的声音。船只被汹涌波浪掀起，冲

向湖边固定它们的桩子。

暴风雨终于平息下来，第一缕胆怯的阳光斑驳地洒在炭黑色的、被几辈人沉重的渔靴踏过的地板上，一直过渡到他的床上。

弗兰茨蜷缩成舒适的一团，便于脑袋从被窝里伸出来环顾四周。

小屋子还立在原地，耶稣像依旧被钉在十字架上，透过溅满水滴的窗户看去，窗外闪耀着唯一一瓣天竺葵花瓣，像一缕红色的、柔弱的希望之光。

弗兰茨慵懒地爬出被窝，走向小厨房，准备去煮一壶高脂牛奶咖啡。灶底的柴火依然是干燥的，烧起来非常快。他向明亮的火焰里凝视了一会儿。

突然一声响，门被打开了。

他的母亲站在低矮的门槛上。胡赫尔夫人在四十来岁人里算是一位苗条的女士了，看起来还是那么让人赏心悦目，尽管欠缺一些精力。她像大多数在邻近的盐场、牲口棚或者避暑客栈厨房工作的本地人一样，一生都在透支自己。

她仅仅是站在那里，一只手扶着门框柱子，微微低着头喘息。围裙紧贴在她身上，她的额头上散落着几缕凌乱的头发，鼻尖上落下几滴水珠。

在她身后的背景里，阴郁的沙夫山高高耸入灰暗的云天，天空已经在远处和近处又重新露出了些蓝色。

弗兰茨一直惦记着斜了的版刻圣母像，不知道是谁在很久以前把它钉在了努斯多夫小教堂的门框上，现在已经被岁月剥蚀得体无完肤。

“你淋湿了吗，妈妈？”他一边问着，一边用一根鲜绿的枝条来回拨弄灶火。他抬起了头，这时他才发现，她正在哭。

她的眼泪混杂着雨水一起落下，肩膀在颤抖着。

“发生了什么事？”他把枝条塞进冒着浓烟的火中，吃惊地问道。

她没有回答，而是撑开了门，踉跄地走向他，然后停在了屋子的中间。有那么一瞬间，看起来她似乎在向四周寻找着什么，举起手做了一个无助的姿势，然后又滑落在膝前。

弗兰茨犹豫地往前迈了一步，把手放到她的头上，笨拙地抚摸着。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用沙哑的声音又问了一遍。他突然有一种不适的感觉，觉得自己有点儿傻。以前，情况刚好是相反的——他大哭大叫，母亲抚摸他。

轻抚着她的头发，他触摸到了一缕缕纤细的温柔，他能感受到

她头皮下温暖的脉搏在轻微地跳动。

“他被淹死了。”她低声地说。

“谁？”

“布莱宁格。”

弗兰茨的手停了下来，静静地放了一会儿，然后收了回来。

她撩起自己额上散乱的发丝，站起身来，掀起围裙的一角擦了擦脸。

“看你把屋子弄得乌烟瘴气的！”她一边说，一边从灶台里拿出那根鲜绿的枝条拨了拨火。

阿洛伊斯·布莱宁格，总听人说他是萨尔兹卡默古特最有钱的男人。

事实上，他只排第三。

让他极度恼火的是，他总被人说成是爱慕虚荣的蠢脑瓜子，这让他声名狼藉。

他有几公顷的森林和牧场、一家锯木厂、一家造纸厂、四个水产企业、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湖域和水产养殖区、两条大型渡船、

一条游船，以及据说是四千米之内的唯一一辆汽车——施泰尔-戴姆勒-普赫公司的豪华香槟红色汽车。

淫雨霏霏是萨尔兹卡默古特的特色。街道被持续的雨水冲刷，豪华香槟红色汽车只能被困在生锈的铁皮屋里无人问津。

阿洛伊斯·布莱宁格看不出已经有60岁了，他永远是一副生机勃勃的样子。他很爱自己，爱自己的故乡，爱美食，爱烈酒和漂亮女人。

不过，审美这个事是很主观的，所以是相对的。基本可以这么说，所有的女人他都爱，因为没有哪个女人他不觉得漂亮。

他和弗兰茨的母亲是在几年前一场盛大的打渔节上认识的。她站在一棵老菩提树下，穿着一身天蓝色的连衣裙。她的小腿是浅褐色的，光滑无瑕得像那辆施泰尔-戴姆勒-普赫香槟红色汽车的木质方向盘。

那天，他点了新鲜的煎鱼，一罐果汁，一瓶樱桃酒。他们在吃饭期间，还没有试图多看彼此一眼，可没过一会儿，他们就一起跳起了波尔卡舞，甚至是华尔兹，并在彼此耳边说着悄悄话。

然后，他们手挽手环绕着波光粼粼的湖散步，毫无防备地走进了铁皮屋，又去到那辆红色汽车的后座上。这辆车的后座足够宽

敞，皮革柔软，减震器也上好了油……总而言之，那是一个圆满的夜晚。

从此之后，他们就一直在这个铁皮屋里见面。那是一次次短暂的火山喷发般的碰撞，不带任何的要求和期望。

对胡赫尔夫人来说，除了每次在车后座上大汗淋漓的畅快，还有另外一份愉悦：每个月底，努斯多夫的储蓄银行都会准时飘进一张金额不菲的支票。这定期的救济钱，让他们有能力从原来的旧渔房直接搬到海岸边，每天至少能吃上一顿热饭，每年还可以乘汽车去两次巴德伊舍^①，可以喝到海滨大道咖啡厅里的热巧克力，然后再去旁边的杂货店买几尺亚麻布做件新裙子。

阿洛伊斯·布莱宁格的慷慨之爱，也给胡赫尔夫人的儿子弗兰茨带来了好处。这让他不用像其他年轻小伙子一样，每天要在某个盐矿里或者粪堆中爬来爬去，挣点儿微薄的工资。他可以从早到晚在森林里闲逛，躺在木板小桥上晒肚皮，或者遭遇坏天气时，就待在被窝里沉溺于自己的想象和梦境。

可这些，在接下来的这件事发生之后，就都成了过去。

① 奥地利的一座温泉小镇，位于萨尔茨卡默古特地区中心的特劳恩河河畔。

四十年如一日——除了极少被一些令人反感的事情打破，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者锯木厂的火灾——周日上午，阿洛伊斯·布莱宁格都会坐在金色莱奥波德餐厅的固定餐桌边，为自己点一份煎鹿肉、紫甘蓝、面包丸子，以及八罐啤酒和四杯双燃烧酒，用他深沉微颤的低音穷尽词汇来表达对上奥地利发生的民族性事件的关怀。比如像星火一样在整个欧洲蔓延的布尔什维主义，变傻的犹太人，变得更傻的法国人，还有国际贸易为人们提供了最好的、无限的前途。

最后，当他伴着午餐时间的困意趑趄着从岸边小路往家走时，他的周围出奇地安静。看不见一只鸟儿，听不见一声虫鸣，连在餐馆成群绕着他汗津津的脖子飞来飞去的大苍蝇都消失了。

天空沉重地悬挂在湖上，水面如镜子一般躺在地上，船只一动不动。那一刻，就好像整个空气都凝结了，周围的世界也纹丝不动地被禁锢其中。

阿洛伊斯还在惦记着金色莱奥波德餐厅的碎猪肉冻，他本可以点这个的，而不是煎鹿肉。虽然喝下了那么多烧酒，鹿肉还是像块砖头一样堵在胃里。

他用衬衫袖子擦去了额头上的汗珠，看向铺开在他面前那丝绒

般柔软而深蓝色的水面。然后，他脱掉了衣服，他想游泳了。

这个季节，湖水凉爽舒适。阿洛伊斯下水之后，平静地吸气，一头扎下，在水下神秘莫测的暗沉深处呼出。在他差不多到达湖心时，天空已经落下了第一滴雨，在他继续往前游了大约50米之后，已经是大雨倾盆。雨滴沉重地拍打着水面，打出均匀的“噼啪”声，如注的雨水好似一条条线，将黑色的天空与黑色的湖水紧紧相连，密不可分。

起风了，而且很快变成了风暴，浪尖被搅成了泡沫，一道闪电让湖水瞬间浸入虚幻的银光之中。雷声震耳欲聋，一声声巨响像是要让世界分崩离析一般。

阿洛伊斯突然大笑起来，用胳膊和腿疯狂地扑腾着水面，他快活地大喊着，他似乎从未觉得自己的生命如现在这样有活力。

水，在他周围翻滚，天空，在他头顶崩塌，他竟如此真实地活着。

他活着！他将上半身腾跃出水面，在雨雾里欢呼。就在这时，一道闪电击中了他的脑袋，一道神圣之光侵入了他的头颅。瞬间，一种关于永恒的美妙在他的脑海里浮现。

然后，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脸上带着惊讶的表情，柔软闪烁

的气泡像一层用来装饰的轻纱，包裹着他沉入了湖底。

葬礼在努斯多夫的教会墓地举行，有很多人来参加。所有住在附近的人都过来了，来和阿洛伊斯·布莱宁格告别。坟墓前围绕着很多位戴着黑色面纱的女人，尤为明显的是，她们当中的好多人一直控制不住自己的哭泣和抽噎。

霍尔斯特·彩特麦尔是锯木厂工龄最长的监工，他将右手残余的三个指头放在胸前，强作郑重地说了几句话：“布莱宁格是个好人。就大家知道的来看，他从来没有偷过东西，或欺骗过别人。再没有第三个人会像他一样那么爱自己的家乡，在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往湖里跳。可惜的是，上个周日却是最后一次了。现在，他住在仁慈的上帝身边，我们祝愿他一切都好。以圣父及圣子、圣灵之名，阿门！”

“阿门！”其他人一起回应。

“他倒是真的有个好胃口！”有人轻声细语道，周围的人点头同意。

零零星星的，还有些人在相互交谈——然后，人们就各自散去了。

在回家的路上，弗兰茨的母亲揭开了她的面纱，眯起哭红的眼

睛，看向太阳。湖，静静地躺在大地上，没有一点儿光泽。

在浅滩处站着一只白鹭，一动不动地等待鱼儿的游动。湖对岸传来蒸汽渡轮起航的“嘟嘟”声，坐落在其后的沙夫山宛如立在画中，燕子们在清澈的空气里飞翔。

“布莱宁格已经离开了。”她说道，并把手放在弗兰茨的胳膊肘上，“日子不会变得更好了，有些事情很快就要去面对。”弗兰茨的眼光无意识地望向上方。可那儿什么都没有。

母亲叹着气说，“你已经17岁了。但是，你的双手一直都那么光滑、柔软、白嫩，和小姑娘的手一样。像你这样是不能在树林里工作的，至于在湖上找事做，想都不用想。即便在避暑客栈里，你这样子也什么都做不了。”

说话间，他们一直站着，她一直把手温暖轻柔地放在他的胳膊上。

对岸的渡船已经起航，开始缓慢地在湖上行驶。

“我已经有想法了，弗兰茨。”母亲说道，“我有一个老朋友，他很久以前在我们湖边待过一个暑季。他叫奥托·森耶克。这个奥托·森耶克在维也纳中部有一个报亭，一个真正的报亭，有报纸，有香烟，和所有其他该有的东西。这一点已经不错了，但我让你过

去的真正理由是，他欠我一个人情。”

“什么人情？”

母亲耸了耸肩，用食指把面纱的褶皱拨弄好。“那个暑季特别热，我们年轻气盛，也真的很愚蠢……”

岸边的白鹭突然扭了一下自己的头，嘴巴在空气中啄了几下，展开翅膀，飞了起来。这对母子的目光追随着白鹭在空中翱翔了好一会儿，直到它最后降落下来，消失在芦苇丛中。

“你不用想那么多，弗兰茨，那是在你降临到我怀抱里很久之前的事了。”她说道，“不管怎么样，我给他写了信，并且问他能不能给你一份工作。”

“结果呢？”

她没有回答他，而是从自己穿的黑色针织背心里煞有介事地拿出了一张便条。那是一份写着整齐蓝色字母的电报：

小伙子应该来这儿

但是不要抱太高的期望

谢谢

奥托

“这是什么意思？”弗兰茨问。

“意思是，你明天就可以出发去维也纳啦！”

“明天？可是，这不行吧……”他显然是惊慌了，说话时有些结巴。

母亲还是什么都没说，直接给了他一巴掌。这一巴掌打得太突然，他向一边踉跄了两步。

第二天，弗兰茨坐上了开往维也纳的早班火车。

从家里到蒂默尔卡姆^①火车站，有十三千米远。为了省钱，他和母亲是一起走着去的。火车很准时，告别很短暂。一切都交代完了，母亲吻了他的额头，他有些依依不舍。临了，他向她点了点头，然后上了车。

柴油驱动的火车开动之后，弗兰茨把脑袋探向窗户外，看着站台上挥手的母亲一点点在变小，直到她的模样彻底消失，变成夏日晨光里模糊的一个斑点。

他让自己的整个身体陷落在座位上，闭上眼睛，深深呼出一口

① 奥地利上奥地利州弗克拉布鲁克县的一个市镇。

气，直到自己觉得有些晕眩。

到目前为止的生命里，他只离开过萨尔兹卡默古特两次：一次是坐车去了林茨^①，是为了买开学第一天穿的西服；另一次是跟着国民小学的同学一起去了萨尔茨堡^②，他们在那儿听了一场无聊的金属管弦音乐会，而剩下的时间就在破旧失修的建筑物间跌跌撞撞地游逛。

不过，那些仅仅是出游而已，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这儿是不一样的，”他轻声对自己说，“是完全而彻底不一样的！”在他心里涌现出未来，就像晨雾里遥远的海岸线：虽然有些模糊朦胧，却孕育着希望与美好。

突然，不知怎么地，他觉得一切都变得轻松舒适起来。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在蒂默尔卡姆站台上母亲渐渐消失模糊的身体把他很大一部分的体重也留在了那里。

现在，弗兰茨失重般地坐在火车车厢里，感受着底下的枕木在后方响起的“咔嗒咔嗒”的节奏声和以每小时近80千米朝着维也纳飞驰的难以置信的速度。

① 奥地利上奥地利州首府。

② 奥地利萨尔茨堡州及其首府。